金陵梵刹志

金陵梵刹志卷一

御製集

勑諭

授了達德瑄溥洽僧録司

西説東來妙演無量或云不二法門斯道也本苦空甘寂寞從斯道者果若是宜其然哉邇來僧録司首僧闕員召見任者命詢問其人各首僧承命而還不數日來告曰臣弘道等若干人前奉勑詢高僧於諸山郎會叢林大衆衆皆曰惟淛右上天竺僧溥洽京師雞鳴寺僧德瑄能仁寺僧了達東魯之書頗通西來之意博備若以斯人備員僧

録司實爲允當嗚呼昔人有云世不絶聖國不絶賢近者僧録司闕員朕將以爲無人矣及其詢問乃有人焉今朕域之內慕清淨而欲出三界者有其名而無其實其泛泛者不下五七萬爾今三人不屈五七萬之下伸于五七萬之上可謂志矣可謂道矣然昔如來道備於雪嶺歸演五天妙音無量靈通上下天人會聽若斯之演聽四十九秋自是之後五百餘年流傳東土雖九夷八蠻一聞斯道無不欽崇頂禮何況中國文物禮樂之邦人心慈善易爲教化若僧善逹祖風者演大乘以覺聽談因緣以化愚啟聰愚爲善于反掌之間雖有國法何制乎縲紲刑具亦何以

施豈不合乎柳生之言陰翊王度豈小小哉今爾僧了達德瑄溥洽達祖風遵朕命則法輪常轉佛日增輝名僧于吾世足矣往欽哉毋怠

授仲義闡教

入定于大千界裡談經于不二門中解脫爲空清虛成性又留心于佛教獨潛跡於禪林去就一之是非不染爾仲義居山禪伯對月詩宗抱不墮之悲悲樂無窮之清淨乃命闡教之職用副僧錄之司尚宜深究佛書詳窮禪教條分本末縷析始終俾諸僧皆悟靜中之禪而無教外之失今特授爾僧錄司右闡教往欽于訓宜懋爾功

授玘太朴左講經

經中知人我之相教外忘大小之乘非古刹之沙門寔東林之德士學高諸侶名動一時爾玘太朴養性得宜講經不倦持身謹戒臨事慎爲是用職爾僧官以副朝典往化釋子無怠講經尚宜以佛之覺覺人以師之業業已俾釋子有達憲章庶不負朕設官之初意也今特授爾僧録司左講經汝其勉之

授淸濬左覺義

夫僧者立身於物表以化人初不可煩以官守也然而聚廬以居合衆而食錢穀有出納簿籍有勾稽不有所司何

以能治故僧官之設歷代不廢今命爾僧清濬為僧録司左覺義爾其往慎乃職勿怠以私使彼學道之徒安居飽食而不懈於進修以稱朕興隆爾教之意欽哉

建昌僧官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脩而歷刼無量乃降兠率至於梵宮旣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巳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為慈也大其

爲悲也深可爲無上者歟世人宿有善根者皆慕佛力寰中之脩者甚廣今建昌僧某博脩佛道善馭僧民其方士民仰僧善道感化人淳旣内附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某官爾吏曹如勑毋怠

諭鍾山僧勑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溥被生死仲尼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云何大覺金仙又讃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頑而頑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儔雪嶺之孤燈侶白晝之單影目星見性超出塵淪復有人天之説四十九秋其演也妙

備載大藏未嘗有訴逋逃於廷致懲於水火者耶况昔禮祇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逋逃者未聞仲尼有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今僧佃逃未審節用而致然耶抑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如勅奉行

諭僧純一

昔釋迦之為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陰翊王度

是也爾沙門純一既棄父母以爲僧當深入危山結廬以靜性使神遊三界下察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懷景張佛教豈不脩者之宜世人因是而互相倣傚雖不獨處窮居人皆在家爲善安得不丗之清泰因爾僧之所及也爾不能如是上下朝堂欲氣力以扶持意在鼎新佛寺集多財以肥巳孰不知財寶既集淫慾並生況釋迦非大厦而居六載大悟心通方令梵像巍巍樓閣崢嶸金碧熒煌華夷處處有之此釋迦之所感若是歟集財而建造歟爾僧無知不能脩內而脩外故不答特役之令脫爾行命有司資路費往尋名山悟善巳道以善人他日道光必燭寰宇可

不比佛之爲道哉

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靖不喧時洗心而滌慮去五欲之魔淸六根之本雖不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在將來所以修行者磨厲也行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修行者先置驗不速又將不期然而然歟今之修者期驗欲疾茲然久之心不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慾重嵬山信之乎邇來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欲不絕而事生曠致伽藍之有鑑使犯憲章斯非他人訐告亦豈朕之不理然自作爲定業將欲

以難去實艱於解分是何行哉皆不務靖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焉且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莊收糧五百有零除納官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爲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以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溧陽莊如之朕准其奏而欲收司者稽之及至寺取人而乃將司者半隱而半出亦云莊所並無司者至於再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止不顧豈有奏僧糧有礙朕將理之反匿其司者此果實歟不顧行止而誑歟於戲欲世之不可絶而絶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爲苦心志而勞用焚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諭天界寺不律僧戒沕復

志所以崇聲名立節義去浮沈凡丈夫舉此必欲出類拔萃而異仄陋也又智用之而知無不知以之而覺覺無不先也豈有過去茲然而不追者乎斯二志智在天地間生而知之者善用教而知之者善守若生而不知教而不成類乎禽獸者也又何屑屑詢其所以然乎爾戒沕復者所至之地漸佛之場所脩者出世之道及今之所以甚於處俗妬忌之惡忿於蚖虵褻於覲佛不另禽獸所以昇而上殿周旋佛前斯果頂禮乎當此之際志智全忘生死無知死生亦無知前勅任持誠若是乎曾聞生死也死生也云

何益生非死死非生豁然還有覺乎今茫然無知其所以
然且今之罪報也人神共怒為集金帛搆是非要虛名不
立實效甚蛺蝶之尋芳遊蜂之捕蕊若蚍蜉之慕腥羶於
車渠馬足之間不顧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蟬翅霄漢飄
天風飲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哎膻味甚於蜂蟻蝶
乎今之罪也在泰愆歷愆觀喜怒承顏色及盜衆僧用特愚
朕以餉巳非斯身亾有日矣然死雖有日終未施行於法
司且役於廚下以足衆僧饍設粥飯有虧不備味於湯調
致使衆僧饑虛口饞則法司施行矣故茲勅諭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者東達滄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覽禪天目西遊廬嶽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巳達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日禪巖穴禪師之所以玄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八極惟神天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聞禪師欲徙禪他徃彼無知者所惑乃曰非吉不前是致躊躕朕今勑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錫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豈不道成也哉

雲南僧遊方

金仙之教并心寂寞成在苦空故修道者多棲岩屋樹落魄林泉翫霄壤之明月吟清風於松下置身物外淪世事如太虛若是者逈修之宣之爾雲南僧修者不辭萬里之遥欲覺因緣十二若止京師而師雲南又何知天台之景兩浙之美高僧之淵藪特勅往遊閱諸名山廓爾方寸廣爾神靈異時一歸演華言於金馬論風景於碧雞時乃道冠點蒼神遊八極快矣哉

諭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

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刼之冉衷何見一微塵之
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
倚愚不知踟躅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
便而可也歟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聽者孰謂可歟既聰
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
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
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
嘗聞知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
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
以神問神亦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

爲諸徒之所辯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覩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爲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修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爲然或聰者自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刼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於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爲識乎審者以謂不然動靜動靜以爲

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幸行則以爲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大一藏教云諸佛之故鐫磨鈍根而爲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旣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陪不爲多减一陪不爲少就盡去之而願受諦周無文而備有法還逫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勑智禪而云乎

赦工役囚人

爾故違憲章官吏人民曩者命禮曹布令于天下朕倣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至諸司是繩不循軌度者斯乃行刑

也且刑聖人不得已而用者爲良善弗寧故也今朕一家宇而兆民衆如爾等官貪吏弊民縱奸頑詐良侮愚若不律以條章將必倣效者多則世將何治爾諸人所犯若論以如律人各盡本犯而後已柰何工已久矣構成樓閣以居大覺金仙塔就而志公之神妥其下因是將爾等罪無輕重一槩宥之於戲君子非善何以永世志人非功何以名書釋迦志公已逝數千百年猶能生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者可無覺乎故茲制諭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古智人有爲身而脩身吾不知脩者誰也或曰身爲神而

脩或云神爲身而脩因是之辯惑之而更惑果身脩神歟抑神脩身歟吾不知二修之道但見古人遺跡欲求身易而不艱於生身後不亾其名亦未知果爲身耶神耶或曰終神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極於意焉所以脩者爲神而脩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未有殘肌膚異身首而爲神之善者邇來閭中有士習安神之道云東馳西奔詢及儒釋道三宗必欲達之以爲己之虗靈審當求之時若病篤而尋名方可見求之切歟朕與之論惟儒術之學或可或不可因朕不識儒之奧故云如是引談空之語皆諸方舊云懷抱甚慱然迷於是而

已不變矣再引道之淸虛與校之未免膚不及肌耳嗚呼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若是豈不謂學之足矣聃云居善地心善淵今之人須肯近斯三宗者豈不全首領而妙虛靈者乎此即智人也

詔誥

授善世禪師詔

佛教肇興西土流傳徧被華夷善世函須佐王綱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願重是故出三界而脫沈淪永彰而不滅爾具生吉祥本西域之民生而慈敏舉契善符懷如來之大法捨父母之邦衝陰埃而突癰霧越流沙東行數

萬餘程達吾斯地朕觀爾勞心願重特加善世禪師以神善道更加朶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爲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繩頑禦惡相爲表裏以施行於戲佐王綱而不善理道幽微曠刼不生千古不泯願力宏深體斯之行無往不復戒哉戒哉

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

大矣哉大覺金仙行矣哉出無量歷阿僧下兜率生苑宮異哉雪嶺之修世人過者乎天上人間經刼旣廣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被人世法張寰宇人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後同遊於佛境若違斯道而慢佛者則天鑒神知禍

困地獄與鬼同處直候拂石刼盡而方生其斯憂乎苦乎一念同佛則百禍烟消化爲諸福今朶甘思烏思藏兩衛地方諸院上師踵如來之大教備五印之多經代謂闡揚化兇頑以從善啟人心以滌慾朕謂佛爲衆生若是今多院諸師亦爲佛若是而爲暗理王綱與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師者就本處都指揮司如律施行毋怠

賜西番國師詔

佛教興於西土善因慱被華夷雖無律以繩頑惟仁心而是則大矣哉妙覺難窮昔從斯道者頓悟三空脫塵輪而出苦趣永離幽冥使生者懷而死者慕豈不聖人者歟邇

來西番入貢有僧公哥監藏巴藏卜乃昔元八思巴帝師之後人云踵師之道深通奥典獨志尤堅化愚頑以從善起仁心以滌慾雖是遥聞特加爾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統治僧民名當時之善人永爲教中之稱首於戲寂寞山房儔青燈而讀誦觀皓月以吟風疊膝盤陀之上草衣木食方契善符

論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誤陷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

子之道非金冊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爲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爲前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爲教之名稱無瑕疵況于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于世者此天道也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爲帝興之爲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悞國扇民特勅令以滅之是以興

滅無常此蓋二教過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寶公者其武帝終不過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幻操藥巴之噀酒起貪生者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蹤不以緩絶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為訓世若崇尚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虐無非時王之治若絶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異天王綱力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删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

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釋道論

夫釋道者玄也自太古至於三皇不聞其說後梁武帝時有胡僧其狀頗異自西來中國棲江左於是乎面壁九年號曰達磨乃西天佛子相紹二十八祖傳來東土作初祖彼說有佛武帝欽之且道者何也因周柱下史李氏紀國家之興廢有衝太虛察九泉之機遂隱入山名老聃凡事有先知之覺務生而不殺故稱曰道此有而直傳其說可

為信也時人妄立名色以空界號上玉三清與聃共三曰三清說大羅兜率天界使人慕而懸其機與僧悟禪如是僧言地獄鑊湯道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非實象此二說俱空豈足信乎然此佛雖空道雖玄於內奇天機而人未識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不可無夫子生於周立綱常而治禮樂助國宏休文廟祀焉祀而有期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從夫子之奇至於如此釋迦與老子雖玄奇過萬世時人未知其的每所化處宮室殿閣與國相齊人民焚香叩禱無時不至二教初顯化時所求必應飛悟有之於是乎感動化外蠻夷及中國假處山藪之愚

民未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誰能知識凡國家常則吉泥則誤國甚焉本非實相妄求其真禍生有日矣惟常至吉近代以來凡釋道者不問談精進般若虛無實相之論每有歡妻撫子暗地思欲散居塵世汙甚於民反累宗門不如俗者時刻精至也

誦經論

暇遊天界入寺聞鍾且經聲嘹亮正行間遥見長老持鑪而來少時詣前禮畢朕問和尚彼中撞鐘擊鼓香烟繚繞經聲琅然必好善者送供以飯諸僧乎長老對曰近日並

無飯僧者朕又問長老既無飯僧者諸人止可寂寥面壁以觀想爲然何故周施精舍衆口喃喃長老曰僧之所以諷經者恐有過失誦之不過釋愆耳朕既聽斯言忽然嗟嘆噫愚哉豈不聽解之差矣所以僧多愚而不善民廣頑而不良以其悟機錯矣且佛之有經者猶國著令佛有戒如國有律此皆導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惡所以古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名雖異理則一然以朕觀之佛所以教人諷經者有二若談經說法化愚者必琅然其聲使觀聽者解其意而善其心所以不虛其意止諷誦之若自欲識西來之意必幽居淨室使目誦心解歲久而機

通諸惡不作百善從心所至於斯之道佛經豈不大矣哉利益甚矣豈有誦經不解其意止顧口熟心懷惡毒歲月以來集業深重自知非禮却乃誦經以欲釋之可乎譬猶國之律令所以禁暴止邪皆出之於未犯之先乃救狂惡而生善良者上自三皇以至于唐宋元列聖相傳觀斯之道豈不天地者歟或曰民有善誦律令者如流朕將爲識其意不墮刑憲又知却乃眞愚夫愚婦徒然誦熟罔識其意忽一日有奏朕曰民有犯法者摘爻凌毋考之於律諸犯者重莫過於此臣將施行其犯人親屬印律成千誦聲琅然有此知律善諷者以此爲贖罪臣不敢施行特來上

聞幸望宥之朕謂奏臣曰古者帝王立法令所以申明之律所以戒責之一定不易之法民有知而不善者法當尤重安有贖焉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雖古聖人亦惡其惡朕薄德之見安敢易古人之法歟佛猶人人亦佛性也旣有違背經戒之徒在佛必律之以深重禍慾安肯釋宥者於戲愚至於酩酊之酣撼之而不醒濁至於大河之流澄之而不清愚哉愚哉可不修悟之

拔儒僧入仕論

丈夫之於世有志者事竟成昔釋迦爲道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仲尼亦云西方有大聖人然釋迦本同于人而乃

善道若是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且諸羅漢任世應真幻化不一亦此道也或居天上人間以朕觀之若此者不可多釋迦安可再生方今雖有僧間能昂然而坐去者不過幻化而已即目修行之人皆積後世之事或登天上及人間好處以此觀之遐邇之道時人不分假如方今天堂地獄昭昭于目前時人自不知耳且今之天堂若民有賢良方正之士不干憲章富有家貲兒女妻妾奴僕滿前若仕以道佐人主身名于世祿及其家貴爲一人之下居衆庶之上高堂大廈妻妾朝送暮迎此非天堂者何若民有頑惡不悛及官貪而吏弊上

欺君而下虐善一旦人神見怒法所難容當此之際抱三木而坐幽室欲親友之見杳然或時法具臨身苦楚不禁其號呼動天地亦不能免必將殞身命而後已斯非地獄者何其天堂地獄有不難見也爾皈嚴輩等堂堂儀表已入清虛之境若志堅而心永則樂清風于翠微深處吟皓月于長更歲覩山嶽之青黃目百川之消長雖咫尺紅塵而乃一塵不染障礙全亾非獨將來有率陀之登一方今寂寞之趣比俗者之無知舍可行之道而竟趨火赴淵其天堂地獄豈不兩皆邇耶若僧之不穀兼通潟未具宿本無緣加之累惡積愆豈異俗者趨火赴淵之愚者矣爾必

欲與此道而傑爲須知利害之兩端然後從之所利者居官食祿名播寰中若欲高名食祿同君不朽必持心以義練志以忠佐君以仁夙夜在公無虐下而罔上乃得利貞斯利也若視祿之少見贓之重如淵底之魚聞餌而浮吞鈎于腹此其所以害也朕今以天堂地獄之由示之於爾爾當深思熟慮剖決是非然後來朝則當授之以官未審恍乎若果恍而仕則虛名泯而實名彰其丈夫之志豈不竟成哉

宦釋論

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

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又能身行而化天下愚頑者也故得稱名之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是道也中國馭世之聖賢能相繼而行之終世而不異此道者方為聖賢未嘗有舍此道而安天下聖賢之稱未之有也所以世人于世善獲生全者託以彝倫攸序乃為古今之常經於戲於斯之道聖賢脩而守行之不亦善乎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虗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頑聞之如流之趨下漸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其非聖賢之人

見淺而識薄必然以爲異所以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
實之道耳所以佛之道云陰者何舉以鬼神云以宿世以
及將來其應莫知所以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虛之謂
也其聖賢之道爲陽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將來其應甚速
稽之有不旋踵而驗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斯二說名
之則也異行之則也異若守之於始行之以終則利濟萬
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佛道之初
立也窮居獨處特忘其樂之樂去其憂之憂無求豪貴無
藐寒微及其成也至神至靈游乎天外察乎黃泉利生脫
苦善便無窮所以當時之愚頑耳聞目擊而效之今世之

愚頑慕而自化之嗚呼不亦善乎吁艱哉今時修行者反見道而行之何以見反是道而行之方今爲僧者不務佛之本行汚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或逢人於道或居菴受人以謁其所謁者賢愚貴賤皆有之必先屈節以禮之然後可然修者以此爲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忍辱于人將後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將後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節果何益乎况生不能養父母於家死無後嗣立姓同人于天地間當此之時如草之値秋遇嚴霜而盡槁比木之有叢凌風寒而永歲月使飛者巢顛走者窩下惜哉惜哉不亦悲乎今之時若有大

至智者入博修之道律身保命受君恩而食祿居民上而官稱若輔君政使寃者離獄罪者入囚農樂于隴畝商交于市廛致天下之雍熙豈不善哉博修之道乎陰隲之後益乎今之官吏者不然往往倒持仁義酷害良民使民視之如蛇蝎之附體蚊蝱之吮身無啟敬之前有畏避之却安得不惡聲四出艱于後乎若欲聖賢之名稱僧之行立不亦難乎

鬼神有無論

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日悲號于星月有時似

人白晝誠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傷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傷曰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禀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于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夫魂也者氣也既達高穹逐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毫髮者也既仆于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爲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爲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

之道必有爲而爲夫何故葢爲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
者有得其時者有不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爲壯而夭
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葢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
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叙此云畧耳且前所奏者
其狀若干皆有爲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
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
而死有墓野無鏖戰世無遊魂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
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灾害不萌垂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
漢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
獨於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仰君而

已死無所依者惟寃是恨以至于今死者旣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爲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爲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卿云無鬼神將無畏于天地不血食于祖宗是何人哉今鬼忽顯忽寂所在其人見之非福卽禍將不遠矣其于千態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明施論

朕嘗觀世俗善良者慕佛敬僧於心甚切往往大捨布施傾心向道意在積功累行欲目前之福臻身死不墮地獄亦欲延及子孫者也觀斯之善豈不良哉柰何認僧差矣

爲何蓋爲闍僧善者及住持名寺加衣鉢整齊者往往廣
與布施若善者果有微覺則將所得之物轉與貧難者於
前好善者頗相增福若不知覺集之無窮則禍增而福減
若住持名寺者廣得布施貧難不濟與同黨類私相盜用
非理百端寺頹而無補于前好善亦加禍焉于斯之道好
善之心固篤布施之心甚差若善人欲功德延及子孫者
當捨物于力修之僧然後方有功德足慕道之心所以力
修之僧者誰隆冬之時衣服頹靡疊膝禪房慕如來六年
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雖嚴寒肌膚爲
之東裂雖酷暑蚊蟲爲之吮血亦不相告若出禪房遊市

井使俗人見之則衣類而形構故所以世俗耳目無所驚駭不得布施耳嗟夫以此僧之狀以好善者求佛雖眞佛臨世化爲力修僧人亦不爲凡夫所識朕所以言者令好善者濟貧而不濟富無名者愛之有名者敬之其福將源源焉

修教論

佛之教上古未聞惟始自周之時方聞異人生於西域其人也淨飯國王之子旣生旣長觀世人之禍福覩日月之昇沈見人之造非也如酩酊之醉未醒如中聃酣而未覺以致罪重危山慾深曠海愈墮瀰漫無由自釋佛因是而

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意在消慾而息禍利濟羣生特乃登雪嶺而靜居觀心省性六載道成及其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演小乘之法使昏愚者聽之如醉而復醒睡而還覺人各識禍而知慾惟修善而可弭嗚呼佛之心爲世人乃有若是之舉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謂教乎今之人罔知所以修道教人之何如乃有廢道積慾之舉更不知存心何如邇聞天界寺住持者每晨昏則儀有向諸佛之禮所以禮向者則當徒步周旋頂禮方爲敬敬之道

而爲修道之行也今是僧懶于周旋不敢越向佛之儀故
廢修以行之特以轎令人舁之周旋于諸佛之前于禮未
宜于勤苦不當若以令後人法之斯乃率性者歟修道者
歟若以此觀之必失修道之謂教矣可謂廢道積愆矣俄
而有來告者昨晨天界住持向佛瞻禮墜轎以折足數日
不聞鍾鼓之聲虛堂廢法因是而致吾有嘆嗚呼昔禪之
謬儀積之今日方應可謂定業難逃矣果報昭然矣今後
若欲同佛之修則當苦行勿華勿勞人以自逸乃稱斯道
不然愆重危山禍深瀰海于斯效驗可不警戒之哉

說

賜宗泐免官說

世人灾害有三徃徃皆不自知故其灾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古今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灾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遐遊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古今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傷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

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
邪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邪一者歟人將謂是
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
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盖丈夫之氣初志不奪
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
爲一害所迷妙哉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爲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民不亦善
乎何又釋迦而爲之盖世乖俗薄人從實者少尚華者衆
故瞿曇氏之子與其修與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

比假示有無之訓以導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斂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聰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故何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肩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已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笑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之靈人能生肯為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為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

知修持之道頑者棄而爲者贘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羣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何蓋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已云何巨福之有哉

僧道衡說

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辨輕重分毫釐國行民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人智者不可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即路也昔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贘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

越中沙門自號道衡於斯二字甚相符契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道哉衡哉不亦美乎

鍾山僧妙雲說

善出無心之謂雲善歸無跡之謂妙此果雲乎妙乎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爲字良哉斯僧非知理之必然安善稱耶僧本侶影空山儔燈松底吟清風翫皓月捫巳探淵有時觀浩氣於層霄之外是果拘四大而修耶忘形而錬耶是論是議爲衆僧之所以又非着象於妙雲者也且雲之妙倏然而靄恍然而靜須臾神秉能駕雷電山蒸海湧見如是之態雲之體也澒濛寰宇霶霈下注山川槁醒無形

而形有形而化功成而寂杳然莫知其所以人以爲奇吾嘗以爲妙者乃爲雲所生耶雲爲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虛實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僧若是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姝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爲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幽如羊腸一縱一横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此立爲佛刹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説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

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羣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哉

僧玘太樸說

僧多捨俗惟立字爲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爲名曰玘曰太曰樸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樸實而不虛混而未鑿斯三字之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者體之又何爲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

理道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探其趣若遇良工必由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虗混厚坤故發問於未判之先乾雕琢而使澄清列無量之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麗百川東注此由太樸而至穹隆果理之使然氣質之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認朴必釋教之然哉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爲檻中植薔薇而又竹木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虵之狀令不得縱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積焉朕嘗曰種花之

徒務以奇爲妙故屈蟠其枝埜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家傳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三世矣吁愚哉人云世有陰騭然後獲昌所以陰騭者利濟羣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爲陰騭但能惠及草木亦陰騭焉若使草木不得自然而乘大化之興尤爲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爲聖人之妙若植其根節其莖蔓使疎條巨蕋朝夕樂觀不惟損德必有愆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寺僧花之說

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先忍辱所修者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賢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愚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爲王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間觀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脩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律宜哉

序

習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能奚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哲能不得無惑況如來之教指實言虛因空談有化及萬類善被諸方現千百億態罔有上下鴻濛其靈寰宇是塞斂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斂其張臻洪休於

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奚知其垠玄傳敘實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復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迹之時不言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金色是藏斂光不鏡時又畫像而舒形金容示現妙音博被拔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於三途故眞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傷謀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有謗三車之覆馳沙門玄裝者釋氏之領袖也生而慈敏棄親以明心狀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辱碧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

未比其膚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彿其盡久必躡昴霄
而淩烟霞單萬歲而無雙歛成靜觀傷大教之傾頹歎文
繁之差謬欲定眞析僞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土孤節
廣漠履險隻征朝飛凝雪以逃空生逕難分夕風浩瀚走
黃沙以慕川孤進前蹤冒氷霜而侶影幾楊柳之青黃皆
途中之數覩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遍五印之寶刹越恒河
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雞足之巒禪鷲峰之大會
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瀚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
華闡揚與典有罪釋愆臻善良於百福其玄如日中之捕
影水底之捫月潔若青蓮出汙泥之不染猶桂芳秋蘂香

浮室野之馨慈航業海倏渡滄溟體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無爲奚可論乎

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

子訓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為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眞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為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

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壽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皆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偽爲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好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

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雜著

戒僧陶冶

道也無心誰寂滅行生積行豈無端邇聞陶冶空山内致使空山空不空着相有誰知是佛以僧貫相相山間飛雲出岫來今古巖壑幽然鳥夜啼試問獻花眞避處曾將心地量泥犁縛藩以定山藤葛穩坐蒲團樂幾枚要識西來

真寶處張胖極覷巨星馳

問佛仙

佛仙有無誠如黑白惟釋迦與叱羊者能之噫道矣哉靈如是然昔人見今之聞之相傳數千年一體如斯者未覩散聖有之尚未得其傳方今凶頑是化艮善契從仙乃務思淩烟霞而躡昂霄會王母於天京釋乃斂神一志靜觀玄關意在出無量刼而昇兆寧志斯二事者道盈甚而僧滿寺以百人爲數九十九人失道迷宗或曰陞沈其一傷曰鬼神不洩機仙有屍解佛有千百億態孰知昇沈迷失者耶爲此有慕而不絕者有毀而不滅者比豈佛仙有無

之驗哉洪武八年見二教中英俊群然博才者衆特以二勅諭之勅以捨彼而從事傑乎捨事而從彼志乎聽愚者必皆砌錮諭由已而物不專信乎諭爾僧道備以陳之

又

朕覩如來修行雖昔之至但六載而道成其妙覺之靈則有千百億化效之者莫知至微或得之者亦不知自何而至道祖老子神仙繼之或幻而或真神通盛效之者亦莫知源何夫子之立教彝倫攸敘效之者可以探其趣誠如夫子者鮮矣於斯三者可以興滅乎

選經示僧

旨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刼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漏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賍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沈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亦日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

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援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四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家用無闕焉列聖相傳至漢之明帝又加民業以二曰釋曰道六藝雖各途惟釋道同玄儒雖專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出于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門未必得獲至微且農勤于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巧精商能不盜詐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之面目務玄晤之獨關至妙者隻履西歸

飛錫長安笑談定往化兇頑爲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
若空寂寞忘嗜欲絕塵事者莫探其至玄未聞農工商釋
道者精于儒正默論間俄而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僧名
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閱展過目篇篇
有意文奇句壯奚啻于專門之學臣故不益而不改以全
僧之善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聽誦之再三可知其人矣
朕是許之不時之間學士以誦再三聽文思意果如濂言
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其文深意曠非久覽豈得其本
源朕知僧之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
改益之由此而揚名欲出爲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

曰云何如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一端如甯戚扣角百里奚飯牛望釣於磻溪徵隱于黃冠此數賢能者未必執于本業而不爲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訛語句眞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爲朋哉

空實喻

目世浮沉皆是幻幻生幻滅患相從幻出無端患長着患遍無知無有錯理幻幻身身患患若將無有更何之師空法外無方任再覓端倪孰擬知好向道中閑自在肯將鐵索易羈縻只因魔甚云心地未必師知必我知不識有人

還是覺驀然一笑脫泥犂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冗之一時入寺既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視兩壁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軸了經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嗚呼住持者志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淼天飛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塵而揮鼎足而坐可謂奇矣動修者一也又了經于松下對月于昊穹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鹿于溪後山

神以寄護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于山根可謂寂寞而已斯四軸六人足可堅修者之心朕爲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像啚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裹者紛然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也徐至苑中見有數架修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慰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興歎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畫於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息焉

靈谷寺記 文見本寺

遊新庵記 文見靈谷寺

工部侍郎黃立恭完塔記　　恩寺

僧智煇牛首山庵記 文見本寺

祭保誌法師文

昔者師能出世異人性備六通景張佛教使克頑從化善者愈良及其終也擇地于鍾山之陽陰其宅而居之經今八百六十七年今朕建宮在邇其爲師焚修者俯而視之因勅中書下工部造浮圖於山之左今將完成從師於是於戲滿盡毋生人我刼終勿墮塵埃惟師神通尚饗

祭道林眞覺普濟禪師文

惟師慧悟見機變化神妙道德高邁振揚宗風鍾阜龍蟠

炳然靈跡季春届序爰遇誕辰明薦奉陳洋洋如在

祭左講經如玘文

嗚呼業海茫茫濟彼岸者鮮矣爾如玘駕般若舟舉楞嚴棹建覺圓檣假華嚴風揚火集帆作朝柁寬帆飽倏焉彼岸噫果操舟之善耶爾如玘冐風濤而有此耶今業海爾濟舟楫猶存孰備善爾舟傲風於業海如斯濟岸孰不曰乘爾其之舟有此之濟非獨如是其拯溺者既多朕觀營般若之舟施普度之道豈徒然哉今也斯當空相絶迹去來所有素羞爾其享焉

讃

毗沙門天王讚

北天有門衛護何雄被堅若是托塔幾重挽髮螯隆髮示見帝戎外張威武内實禪翁

蓮花菩薩讚

菩薩大慈悲辛澄展法威足躡無垢輪燃焰長輝耀四相具不具儵忽如雲飛

佛母讚

非宿有緣非千萬刼前德無瑕垢尊妃飯天王子至空白象周旋惟佛毋聖化及大千

維摩居士讚

獅子座中花藥遍廚間香積味新鮮誰人問病躊躇去鐵馬嘶風牛策鞭

華藏世界讚

室芥子眼匿粟是恬惚恍其上周遊諸天宜乎其降化被三千

又

華藏世界全市中貿物食且甜有誰期我相周旋朝抵暮歸非牛非馬非船

瑞光塔讚

大智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骨純鋼瞋目而逝餘灰

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禪海羅漢讚

爾怪且玄海氣如煙拂塵蕩垢鼎足而禪薄天飛浪何處

宿緣宜哉尊者處危自然

十六羅漢讚

第一

爾惟務道道亦何知仰天俯地櫚下一枚

第二

寂寞空山扶筇藤牀篆煙終日神機斂藏

第三

極目太虛氣吐而噓了知天外錫杖龍舒

第四

大哉凝獃日近蚖虵蜿蜒倐忽濃雲被遮

第五

脫屌跣足不愛茅屋露坐觀天法外撑船

第六

道高氣豪西旅獻獒對月了經如海汎濤

第七

情愛清風心識明月終夜露立何時了歇

第八

謂爾心專天人諸前羣魔逐退道孰可傳

第九

海氣盈虛爾步且徐陽岸招來猶愛吾珠

第十

倚松日猿問宿有緣閒中日月鉢內水天

第十一

童子戲禽道者休禪忘觀想地鶴舞青天

第十二

已授已接對偶而悅是法平等亦復何說

第十三

松下閑禪已幾年頓忘幽寂意喧喧出塵不用論今古樹底清風爽不眠

第十四

異哉樂天龎首皓然倚樹而定觀空幾年

第十五

心善而權旌旗烈烈天護神從後撫虎而前

第十六

宿脩萬行寒巖默用知幾千刼人何曾動清磬一聲幻出如夢

板的達頂相讚 二首

噫設意精専駕般若船碧浪千堆海氣如煙檣傾舵轉問
爾宿緣噫危乎艱哉奮然際岸紅日當天

又

噫張目神樞電繞太虛瞑目神潛匿毫無餘噫快哉疊膝
任爾爲愚

王亨十六羅漢圖讚

一

噫意若相應心淵已澄南閻浮提以書以徵

二

侶杖空山閱浩穹碩篆烟終日方寸幽閒

三

跏趺疊膝侍以戎客仰目遙蒼倚錫而息

四

討珠誦經靈虯諳聽恍然有覺化龍而騰

五

目瓶內花大般若佳去來無跡孰爲幻化

六

靜修巳佳不巳而誇動人獸智獅子獻花

七

常云無心何不彌深耳聞目擊行藏若尋

八

理道深心座下羣陰意操岳浪聲太古琴

九

怪哉尊者飛水海瀉神龍獻珠取捨般若

十

倚松目猿足下猱眠人物忘機互悅而前

十一

調鶴空山倚錫而閒形勞神靜就裏無煩

十二

顧偶而言滌除以鮮本無塵垢志朊霞烟

十三

童子烹茶火內蓮花云何是說數廣河沙

十四

麋鹿有知尊者如癡志在叢木必待以時

十五

風生草偃虎非象犬意何大哉術出恁典

十六

身定神行境入太清鍾磬一聲忽然而醒

吳道子降聖圖讚

歷無量涉阿僧神色界凡世界聽不巧拙最不癡相以致

漏盡無礙大覺宏施皆雪嶺之苦行幻出幻生幻滅幻起百億之態不爲之廣寂一毫而不爲之簡善矣哉化矣哉大覺金仙爲吳生之圖相不出三界問誰識此聖凡者歟又博變者歟孰是孰非云何水月風搖隔窓審的矣由然耶有相無相而爲定者乎

天王圖讚

披堅戴胄神驅電睇風生足下衞護天遊

吳道子釋迦出山像讚

一流水行慨然如鍾坦然無慼蕩然無爲神通三界脫苦忩危

讚五十三參

幻色幻空空幻色幻情幻欲幻無端始幻幻從何幻起幻生幻滅亦何知爾幻幻時皆是幻幻終幻始總何爲幻住幻流真幻輩幻前幻後更依誰此幻非真他幻寂纔云寂幻幻方生人生始世皆從幻幻了無爲在幻中幻去復來幻是夢無言幻夢幻悠悠智人識幻方知幻知幻由來心不傑

詩

天竺僧

比丘乾竺來情思脫禍胎去鄉十萬里飛錫不塵埋宵書

觀就大無時不常懷志立無上等必欲精神諸忽然觀身
影影乃與身借若欲離塵垢將影與身排再觀世萬物有
形必影該尋思欲解分似乎與理乖空寂如是說咸將貝
葉開論影始太古至今尚猶猜日午難廻避臨水見眉眼
月下偏分曉愚云似惟哉智人果解分禍胎兩忘災或說
身栽影亦曰影身栽顛倒論常世倒顛日日徘觀倦身意
馬勞心猿似豺到了難分去從伊子細差閉門終不見出
戶倚身牌有時定玄機俯仰何根荄祖佛何如定影子在
塵埃爾昇從爾上爾降從爾階躊躇從躑躅穿履亦穿鞋
反復誠難避簪花猶插釵虛實誰參透天廚一供齋八萬

四千戶閭閻邈謝臺雞犬聲無異莊周化骨骸漆園曾作吏槐國已知槐幻中生幻夢幻影與身哀影幻身亦幻何時有壯衰若欲常寂靜百骸與之齊智慮渾忘卻天然似嬰孩

賡僧韻

天台五百尊方寸皆明月月影瀰千江何曾有暫歇為斯妙用通今古長不滅昔當懸挂時試非凡可越任世及應眞幾度阿僧劫假錫作梯航泛海濤如雪一旦杳無蹤暫與沙門別倏忽墮禪中孰能為機泄禪心曠無跡如海亦何竭僧本具他心宗門常合轍

善世禪師遊方歸朝

前年拜辭去今春二月歸未聞湖海濶但見禪畊耕踏雪來朝覲家風祖佛規默坐各無語方寸究徘徊櫻花纔臉笑柳眼正舒眉獨翁任清淨愚俗多險危姦猾不善死到處冢壘壘爾心鑑此患棄家永不回年年嘗作客如逢被風吹哀憫自天佑仁深久必爲切記無任相與佛莫相違

寶光廢塔

寶塔摩青蒼招提歲久荒秋高棲俊隼夜深月影長寂寂星搖蕩飛霞入棟梁守僧都去盡螢火作燈光鬼哭思禪度遺經風日張獨有來巢燕呢喃似宣揚停驂傷古意雲

合草頭黃聞說當年盛鐘魚徹上方

賛僧錫杖歌

由來震旦始乾竺扶老應須棲此杖鈴鈴琅琅妙且奇撼振一聲空谷響或時化作飛龍威長空如水何相持有時比真論端的方覺玄關顯現時志悟未通心委曲為濛輝沌同塵俗驀然一悟淩烟霞覺此覺他方意足神胖昭昭衆生顧戀戀微微如法故每擔日月獅猻勝食由來飽祇樹

御製山居律詩十二首賜靈谷寺左覺義清濬

壓中禪起詣山房靈谷山高志可當四壁遠民塵俗沓山川近水世機忘崇朝榻外香烟裊終夜堂前燈熠煌從此爾僧公案悟邯鄲何必問黃粱

二

市起高僧屋翠微一靈派寂入重嵬松森蓊鬱陰濃道澗曲潺湲聲繞扉有客上門羅織叩無端舉杖作成威此時解得黃龍法自在巖前碧眼機

三

誰謂山僧運化工山居眞箇得從容調猿樹底觀玄鶴說月淵中悅白龍香熟地爐茶一盞嫩肥銅鼎筍三鍾叩禪

若解岩前趣皓首龐眉振祖風

四

出歷大隱寓崇巔去盡人喧聽鳥便雲去雲來山寂寂嵐生嵐沒采鮮鮮洞門罷哭求泉懺湫底龍吟乞化全如是任來經幾刼因風熾火力何先

五

僧屋雲山事事便蕨薇輕取勝農田黃精雨長堪僧奠紫芋雲埋供佛筵茶竈頻煨風聚葉飯堂勤集道催禪玄猿夜嘯峰頭月清興忘機傲歲年

六

蒙茸隱道女蘿懸大古岩前一老禪訖月就溪臨碧水調猿環樹仰青天雙親鞠育歸何日五祖窺覘已有年欲識住山人自在除非宿債並無愆

七

侶影山間與趣幽竹雞聲斷悟禪由山房夜月明心鏡水國宵燈照衲頭崖柿熟甜須九月溪芹味美必三秋忘塵思入重嵐迴道衢咸稱釋氏流

八

孤寂山根近釣磯神魂悽愴命難依都言避厄深幽隱本為離凶出險機晨爨必蒸山蕨嫩午炊須熟水芹肥天然

不待勞筋力方識稽源道甚微

九

谷居幽趣景偏多明月山房夜半過白日嶺邊岩鹿叫黃昏水際野猿歌精魂慘淡無從侶神思躊躇奈若何性定擬看華藏景欲生飜作萬般魔

十

至性從來隱碧蘿林泉深處任蹉跎鳥啼春樹笙簧語漁放秋江櫓棹歌落魄有情知就裏從容無事見娑婆巖前苔合初由徑門外風堆槲葉多

十一

潛踪匿跡但優游世事從來豈究頭整日懶除堦下草將
燈倦點壁間油烟封谷口聽樵語雲鎖柴扉聆鳥啾甲子
未聞忘歲月巖前墜葉始知秋

十二

躡雲深入萬重山回首烟村遠世間初夜不聞三弄引五
更惟覺四時寒天香馥郁盈禪悟月色精英照影閒比似
市廛車馬集此心無事與相關

雪山寺

極目遙岑起曉烟深埋凝雪梵王禪氷枝老樹彌千壑衲
被蒼僧布法筵爲羡浮生貪着處好將空寂化遙遷六年

嶺際今猶見行致天花覆八埏

僧目空山

孤寂淒淒一徑微處心應與世塵違朝觀松鶴摩天去暮見叢猿挽樹歸瓶水一爐香滿座錫鐶丈室氣盈衣空山僧對知何日化作蒼龍挾雨飛

命板的達穩禪

居山本是出塵埃何為遊人役已骸晨坐巖前觀日上暮禪松底聽風來從教市巷笙歌美莫羡閭閻酒肆諧十二時中香裊篆迎來送往更毋開

思遊寺

雨落黃梅麥已秋日思精舍夢還遊晨昏幾度經鐘聽巖
壑雲生出野樓

老禪紙帳

樓閣崢嶸半倚天老禪紙帳晝酣眠精魂惟識黃龍劒定
省還知叩玉泉

寺掩山深二首

絕跡高人隱翠岑山連疊嶂白雲深欲經無覓逍人處時
忽林風送磬音

又

見說山中了道僧不聞鐘鼓不聞經朝觀樹頂香煙裊暮

識禪機一鏡明

雲山僧寺

雲龍紫翠槩鴻濛洞口風生度梵鍾我欲叩禪關問道老僧心地與天通

鍾山僧寺賡單仲右韻三首

遊山必是叩僧禪聞說神僧透宿緣山果玄猿攜綠樹方知入定是金仙

又

精藍幽谷寺嵯峨風過松聲韻碧波寂寞出塵天外景驊騮雜遝意如何

又

山勢峻嶒谷隱僧六通具足勢層層鵲巢冠頂忘機處午夜明星識已能

天界寺春雀

春風夜雨沐花妍曉霽簷前雀噪喧孰謂可知機裏事飄然翕翩舞長天

賡玘太樸韻

花逢夜雨曉看妍賞益凋時堦不喧試問老禪幽得處謂言物外有青天

示僧謙牧

寄與山中一老牛何須苦苦戀東洲南蠻有片荒草地棒打繩牽不轉頭

不惹庵示僧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劒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恁嘵嘵問姓名

附註解三篇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註

還經示僧

還反也經常也示開示也僧淨衆也常樂我淨佛之四德淨而能常猶貞而復元也時至胡元彝倫

大泯民汚夷風　高皇起而肇修人紀反經常之道於斯世借名淨衆以開示之亦以見民性本淨非夷風所能汚染也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刧而不泯

昔古昔也昔誠之說謂古昔立誠字之名之義也金者至堅之物也楞嚴經堅明立礙是有金輪金之經千萬刧而不泯者形也誠之經千萬刧而不泯者道也然則民生之常道其惟誠乎是爲反經之大旨

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

見者神與之會也沃潤也槁枯也方寸心地之名也聽

者賢智之士能竭心思故常枯槁其心見誠則無事於
思而槁心可沃愚昧者本不能思方寸常閉然遇大知
亦能開之所謂提耳而誨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
神妙者也
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
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
道承不泯覺承見之哉歎詞體之守之指道而言也無
上無爲指覺而言也正覺則無上大覺則無爲二字即
道字覺字也之所以然而然言其精深奥妙未易窺測
也漏盡者滲漏絶盡言無漏也即固聰明聖智達天德

之意

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泯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

誠雖以不泯得名然非指有相之物便謂之誠宇宙之間未有有相而不懷者也然則可離相以求之乎離相又別無誠矣

至聖於此蓋難言之特設此四種譬喻以開示人之悟入浮雲馳空謂無雲乎則馳者其何物也謂有雲乎則既馳矣雲又何存也漚花之泯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亦復如是謂之虛不可謂之實亦不可此中眞是無實無虛故誠之說當如是觀之此

一節申言不泯之意明道之所以然也

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

先覺具正知見自能救度迷情後覺賴之不墮邪見自能叅受正理愚昧者不能不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也

然必二字承上貫下至疑之止猶云此無實無虛之道無憑考證必於一覺一然一疑處參驗乃信其然蓋至聖大覺之後而見其必然如此因又歎息言此道至妙無迹可尋一落思惟便生障礙如水風之相感蟾淵之相涵不可思擬如此而覺乃為正覺此一節申言若

或見之之意明覺之所以然也
且囊之妙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
相之而非相是皆著相而能也無相而智耶
囊之妙指上文虛實之義言赤日神龍皆有體相而非
體相日聚陽之精自無而有龍純陽之德自有而無能
從有相生智從無相出日能升而龍能浴謂之無相不
可也日智升而龍智浴謂之有相不可也
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
較猶勘也謂以我相人相與日與龍一較勘之則有體
相而非體相者豈獨日與龍爲然哉我相人相亦非相

也惟其非相所以獨智藏焉而爲正覺之所自出也夲
星於廓落見無礙也臨月於靜淵見不搖也勘破人我
之相者其胸次如此
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飜月影倒掛須彌
問石爲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是說指上文誠之說如金等是問指上文虛之謂歟等
九年者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今宗門之學皆九年之傳
也善能也　至聖自言如上所說所問非淺俗可到
必達磨所傳之人乃能明之風飜月影矯亂之見也倒
掛須彌顚倒之見也石舟浮水妄見也巨木底海癡見

也言此道苟不得正傳必作此數等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豈皆可以爲性理者耶嗟夫琴有妙音必運於妙指苟不至德安凝夫至道哉洪惟我　高皇闢乾坤於刼運揭日月以重新　躬資上聖全體大極總彰政教兼作君師乃於萬幾之暇闡發道眞一至於此堯舜之間僅闡一中之訓羲皇而上肇開一畫之遺道固同符而我　高皇乃文之至矣臣敢頌爲自玄黃剖判以來第一聖人也正晉蠡及此矣孔子告哀公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高皇此篇開示實卽孔子之說後學惑於訓詁而失聖人之意久矣自今揚厲

聖謨而深思有得則誠爲天爲聖誠之爲明爲強乃見眞實然後知我

高皇不獨開萬世之太平尤繼往聖之絶學也已

諭僧

此篇全彰性教破妄歸眞大同混沌之初直指無名之始以故教標無旨性揭無知誠孔老之眞詮大慈之正諦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
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

以佛始漢至發語可見此法是後世添揑出來便有掃除手段以後段段逐破雖釋迦不能置一喙玄寂幽秘皆因有相傳之法而然柰何佛將涅槃諸弟子請佛再轉法輪佛曰吾從來未曾說一字今云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是抵期而無教也夫既無教矣柰何又有印心之旨耶

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刼之冊裹何見一微塵之旨

智者合下識心便知原來無旨愚者惟聞有旨乃切切以求之則顛慌也恍惚也茫昧也皆愈求愈迷之狀也遂欲求諸天地未分之前役心累刼何嘗見有一微塵之旨乎

云何以旨問旨故

問何故求之如是其切而竟不得微塵因自答言以旨問旨之故也以旨問旨猶云騎驢覓驢也

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

此節具愚人兩種見解一者着空二者着相其着空者

認空無一物四無依倚爲性而不免跏蹶之患其着相者認止心定息一切有爲爲性而不勝利便之喜可也歟問法之詞

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聽者孰謂可歟旣聽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

愚者於上二見或疑或可在聽者皆不謂可聽者猶言善知識也道之員悟由耳根入者爲多故號爲聽者

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

愚人因無處可求復作是見云佛本以善道昭示於人法門大開豈有昧昧玄玄使人無可求之理豈知此理本昧本玄本無可求處本無知見處只在夫人善自識取耳如求旨之徒現在迷悶若有善巧方便者就在迷悶中出頭正昧也便從昧而出正玄也便從玄而生此所謂敗中取勝死中求活也孔子能近取譬之意亦與此同舍此別求則遠矣雖出天外歷八荒以求知見其可得耶此一團無知見處先德謂之黑漆桶永嘉云寂滅性中莫問覓是也下文詳言之

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遍齊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

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

嘗問知者曾聞於人而知表本無知也人類以有覺者為心能有覺者為神今迅霄烈風迅雷人多覺焉此人特以好寢而不覺即此觀之果心而止乎神而止乎若果此理惟心神而止則向之問旨者亦心神也以心問心以神問神亦易易者何至若是之難哉惟其非心非神即心即神亦非即亦非非非而必待天下之大智也

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辨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

佛何法之有皆因諸徒妄求知見欲辨而知不得已與之剖析故法由措也人遂謂其大張法門殊不知法何門之有本無門但有由耳爲諸徒求知而說是其法之由也引起話頭何從止息知止者止之於無識而已

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覿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爲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

我空非空空即是相也我相非相即是空也此本覿體無知而云要見者亦權說也實無所見當此圓明之中似有星奔電馳虛妄之相然其起無端則無虛妄矣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是法身也參到此

處然後絕學無爲而知止矣
所以今之修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爲然或聽者自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刼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
陷身於水火至於灰且腐尚以爲樂略無逼切回頭之意可爲憐憫顧此尚爲其愚而不知旨也又或有聽而不愚者卻不合自以爲利根自以爲見旨寧知從此墮落又是千生萬刼耶
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

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于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啞啞然而以爲譏乎佛嘗言吾所說法如人食蜜中邊皆甜本無泛言亦無異旨也只爲世人執諸言詮故以爲泛且異而不知古之智人相妄於無言孤燈侶影情境俱忘而一部大藏俱了矣彼以經有泛異者安得不謂智人爲啞啞乎

審者以謂不然動靜靜動以爲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幸行則以爲天下福

審者知之明者也名之曰審者以別上文聽者也言審者則不如此作見以爲智人之所爲何心之有或動或

靜惟適之安耳適者天下之樂也故智人便之而非強也由是天下信佛則與天下安之天下化佛則與天下幸之天下行佛則與天下福之蓋由其疑情已破真實獨存天下注其耳目而審者皆孩之耳

朕罔知所以舉一大藏教云諸佛之故鑴磨鈍根而為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于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為多減一倍不為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諦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勅智禪而云乎

鑴磨鈍根而爲説法卽上文言法無門而有由者也歸于何處卽上文知止于無識者也孰盡去之而顧受謗者言誰能到此識止歸宗之地將一大藏盡行除去而甘受謗經毀佛之罪者乎佛始漢世當周時無大蔵之文而法未嘗不備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再傳之後竟爲其宗徒互相妄誕世人還契悟否唐杜甫所謂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也若我是説特勑智禪而云小智聞之何異説夢哉昔有禪師舉周行七步公案曰何不當時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卽此意也此篇文義深奧微妙極難解亦不容解也只宜鑴之金石與穹壤不

緣志存闡揚故強爲詮釋頗猶管之窺天蠡之測海僅得其萬一而已善讀者當自得之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謬哉

老子生於周末至我明然後有　至聖知之非聖人之於天道亦有命耶非金丹黃冠之術乃國家日用常行不可闕者確哉　聖訓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

不惑矣

其老子之道容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

容徹容也其仁則同符三五其舉動則取法天時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若是而已豈仙家之昇霞佛家之禪定者哉言簡而意深所謂容也按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送之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孔子退而稱

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味斯言斯贊則 高皇以寄字言之可謂當矣以老子之道稱於仲尼亦有據而無疑矣柰何學者至今尚惑于韓愈原道之說視爲異端棄孔子之所尊倍 高皇之明訓可勝罪哉

爲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爲教之名稱無瑕疵況於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道也

老子非仙當與儒爲一家仙自有仙之宗若赤松子輩是也儒佛仙三教皆不可闕佛仙之教幽而靈儒之教

張而固皆益於人而行於世者實天道也天之愛人甚矣故張三者之教以收攝人之聰明相恊人之居止豈偶然哉以上皆明老子之非仙而仙教別自有宗當與儒佛並行　　高皇統一聖眞可槩見矣

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爲帝興之爲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誤國扇民特勑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蓋二教逍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

以貪生怕死而興之者妄也憂其誤國扇民而滅之者亦妄也小聰明以滅之者言大愚以興之者言

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寳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遐舉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

數君皆用妄求妄其不驗固宜而仙佛未嘗無也遂生不信之心不亦愚乎

若左慈之幻操欒巴之噀酒起貪生者慕

左慈欒巴二人皆得幻術者非眞仙佛也而貪生者慕之妄矣

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絶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

韓愈字退之唐憲宗朝表諫迎佛骨有奉佛彌謹年代彌促及其身既死其鬼不靈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等語是以踪不以緩絕鬼神無毫厘也王綱治天下之綱常也屬與也明有法度幽有鬼神二者表裏以扶世教今絕鬼神而獨與王綱是謂邊見家出仙人韓湘是也湘退之猶子得仙術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花中湧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及退之貶潮陽乃驗其句退之所知者可見可聞之道而所昧者不可見不可聞之道鬼神特出仙於其家以破執導迷非無意也　高皇心通造

化所言眞實不虛臣嘗以二事驗之昔有一人作無鬼論鬼乃現一書生謂之雄譚逸發極論至於鬼神之際其人出論示之書生曰止我便是鬼公安得言無語訖不見其人乃悟而焚其草此一事也然猶故記所傳也臣歲丁亥與友人尚寶丞孟秋坐於安福敝止正論鬼神有無孟秋執無艮久其家童芒芒然來云今者宅上見一鬼家人握刀斬之鬼避入墻廡之下又追逐之乃躍之隣舍矣豈非所謂鬼神知而故現者哉

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高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特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

天王綱力用焉
好仙佛不得仙佛絕鬼神反見鬼神蓋因此道非有非無一落邊見不惟喪道亦兼喪世故天地恆因人之偏而矯之此訓世之大機也天地豈有意哉亦道固然耳君子之學亦猶是也欲於實處用功者偏無一事之實欲於虛處用功者偏無一念之虛何也實生於虛說實即不實虛亦生於實說虛即不虛也王綱力用言治之勞也　諭僧純一勅云昔釋迦之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鑒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善者漸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

王每減刑法而天下治非君減刑法由佛化博被之然也

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書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

仲尼之道顯明其親其闢陽德也故為世教之主佛仙之道幽靈不可親闢陰德也故為世教之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二氣不可闕一故曰皆天道也然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得其常則吉失其常則凶近世士夫談禪失宗毀形變服惟淨土之事者謂之不失常吾不信也

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無二道者有常道也無兩心者有常心也仲尼之道明故其持身榮仙佛之道幽故其持身儉儒者任國家之事則可以受朝廷之祿爵佛仙不預世事則草衣木食乞化爲生所以勸人無貪者也濟給之理豈不一乎世人皆愚恒賴三教以化之一有智者必爲三教攝授爲將來教主自三教立而生人之命脉有所繫矣然非我高皇聰明之大安能洞見其然而處之各得其宜哉皇

極之敷言曰無偏無詖無作好無作惡上下萬億年求其盡之者　高皇而已恐臣何幸躬逢其盛